

陸密菴文集



陸密菴子集定

陸密菴文集

思過堂

陸密菴文集



張序

開之新機也終聖關非似



無賦

柳河東曰文章可報國恩洵斯言也潤金石被管絃薦之郊廟所以扶助風會豈淺鮮哉顧吾人策名盛世媿無志爾誠東修其身如古諗臣經術則坐而言出而建膚功偉論聖門四科未有專尚一塗者若騷人墨客月露之章君子鄙之必也有志皎然上論古先帝王將相禮樂兵刑水火教

養職方名山大川諸奏疏封事審其踳駁  
跋蓋而宣導之發皇之然後以臚列掌故  
無不宐也猗歟難言已山陽陸子密菴爲  
予乙未分較所拔士其人蚤慧夙授強記  
博聞未壯而登朝已噓雲布綺吐棄糝糠  
兼敷歷中外汜縮文柄皆苦窳親嘗寬猛  
互濟是以其爲文也獻可替否則鼂賈公  
孫策問之條對也辨理闢邪則鹿洞鵝湖

覲面之印證也讀史興懷酌古人待來者  
則同父正則之晤言也登山躡勝浮吳會  
探八閩則延平大滌之臯比也筆劄碑版  
有典有據則西京之雜記東都之長編也  
溢而爲詞賦出經入史吾怖其言若河漢  
而無極也韓昌黎有言餘事作詩人若密  
菴之詩之詩餘豈餘事哉使天假以矍鑠  
則爲

皇朝釐郊祀之樂章訂史錄之總裁其仰荅  
殊遇行翹車埃之矣惜乎其限於年而遺  
書猶存以酬昌黎之言翰事於翰人殊密  
國恩不其然乎不其然乎予不禁爲撫卷而  
泣然流涕已古薊通家生張永祺謹序



宋序 予爲文數限法予必精爲文人之

予年友陸公密菴文集若干卷刊成其嗣  
學博志謹械其書寄京師師問序于予予讀  
而歎曰古之立言者其企于傳乎益以徵  
文人之有後云何以言之天之傳人也傳  
其入之心與神爾心神在國家國家傳心  
神在山水山水傳心神在朋友僚家朋友  
僚家傳而忠

君愛國事親信友唯在薦賢蘇軾不云乎薦賢者宜有後彼文人之薦賢不能悃悃無華也則詩文傳詩文傳矣尤賴子孫賢傳詩曰式穀似之又曰以似以續莊生謂副墨之子雜誦之孫豈非以子孫之纂輯卽箕裘之良規歟予嘗讀史至五代時和凝身爲文人而自鑿版以行世史氏譏之使凝之子爲父鑿則君子必許爲孝文人之

有後不相得益彰歟迺天未欲凝之傳則凝不能薦賢而天之報施善人可知矣今予于密菴三歎其薦賢蓋察密菴之心神無刻不在忠君愛國事親信友發爲文章詩歌有不啻若自口出者非予言之孰有能曉晰而播告後世者乎予與密菴同舉于鄉同受知於夏邑崔夫子之門同售禮闈同受知於大興張夫子之門惠好若兄

第一疾苦必相告一疑義必與析密菴見  
于善必喜得一友若驚其孖爲詩歌古文  
詞直寫其緇衣豈弟之旨而高者峭者平  
者實者博者大者典而則者麗日星而鎮  
河嶽者其氣足舉之其攸好德足發之也  
密菴成進士筮仕裕州爲兵馬蹂躪之鄉  
密菴唯手一卷與多士伊唔不輟而治辦  
陟刑部又手一卷與同官伊唔不輟而曹

務辦及官學政入闈士子仰如慈母嚴父  
而汲引理學闡揚經術至今嘖嘖輿頌焉  
密菴之薦賢何如耶予嘗以書告密菴曰  
延平大滌之書皆門人刪訂而成子他日  
名山業必有捧瓣香于築室者若元定之  
學光大于厥嗣吾于賢子孫卜之以天之  
報施不爽也密菴復予書以牙曠相望而  
未幾計音至又未幾國博果械其刊本至

幸哉有子如此國人之稱願然非天啓之  
耶禮曰無美而稱是誣也有美而不稱是  
不仁也誣與弗仁令嗣其何敢其何忍昔  
韓文公有子不能讀父書而昌黎之集至  
宋遇穆伯長始傳非昌黎不薦賢也然使  
昌黎之文不能卽版行天下未必非子罪  
也若國博孳孳矻矻以表彰先人爲急其  
志有過人者予故屢歎之比于蘇子之序

晁氏蓋俯仰文人凡集湮滅不傳者其咎  
皆在子弟也密菴之集安得不速傳乎哉  
密菴集傳不獨其立言傳其立德立功並  
傳矣何也旌其有後也國博宜鼓舞而版  
行于天下

康熙二十年辛酉暮春門年眷弟宋德宜

頓首拜序



宋 德 宜 印

葉 氏 印

劉序

密菴公做秀才便名噪有韻之學中乙未  
進士筮仕豫州韋路藍縷披榛割莽之餘  
猶不廢筆墨仕而能學所著書益富迨徵  
爲鳩部出督學八閩閩故晦菴講學地公  
蒐輯遺書與士大夫倡率主持之以追復  
乎海邦鄒魯之盛歷六年而經學明古文  
之家亦以漸出廬居又十二年與同鄉張

考功新標嵇杭州宗孟相切劘舊編以古  
人爲繩尺公獨深於理學而一辭乎剽賊  
掇拾之習語錄分上下三卷已成梓諸藁  
次第就板因起大叅未卽補遂歿人謂其  
位不逮卿貳有用之未稱其才之可惜不  
知其扶衰起敝於吾黨者亦未竟其志也  
公論理本於象山詩賦華潤似雲間條議  
又往往似敬輿淵源家學而得其傳又發

於自然而不離乎其質故風格自上公歿  
之年而張考功嵇杭州亦數月後遂亾陳  
黃門台孫年又老余欲求所爲古文辭如  
曩時二三親知商榷宗要者豈易言哉公  
歿之二年公之子學正名志謹分其文若  
千卷詩若干卷請予叙而刊行於世

康熙二十年辛酉夏六月朔同里姻弟劉

謙吉謹序

精言歸宗

東照二半辛酉

年春青味去春書

卷之二半公之千

集部三三歸賦商

黃門官歸學又

之論而取味

亦自然而不

其資姑風

密益高林

徐序

今之世求一文人易求一理學難求一理  
 學於薦紳先生續微言而倡絕學此何人  
 哉先正荆川見薦紳刊集每從而譏之非  
 譏集也譏其於學未也學與詩歌古文辭  
 並攷證六經原始賡颺拜讓疇咨底績而  
 後著一書陳一謨彼六經之根底又何攷  
 耶道也吾人身體力行之理也理不播之



文不能行遠不修辭立誠不能傳後世而  
貫乎道今山林講學者往往視經世樂道  
爲二不知道之行非宰魁柄升師儒弟子  
鐘鼓笙鏞於前而莫能大振也嗟乎以理  
學論千岐萬派况文章龐雜奇詭剽襲雷  
同之僞種蓋難言矣予與陸子密菴少同  
學壯同志密菴成進士知裕州歷比部提  
福建學政予升沉異致然知密菴高材通

明方正廉潔不自服官時也密菴少孤能  
奮起儔輩太母太王母督課甚嚴密菴中  
夜椎心採六經子史含英咀華雋需八股  
制義連售有司旣而幡然曰吾之上書取  
當世資求之古先聖賢果如是耶文之沈  
浸醲郁閎中肆外左仁右義果如是耶虞  
廷拜獻漢唐宋元明諸大家經天緯地果  
如是耶密菴學凡數變文凡數變而濂維

關閩之旨始爛然表裏密菴衡文爲八閩  
考亭延平講學地俯仰興思如逆旅得歸  
鼓舞湊泊而集乃成使荆川見之當呼緒  
山東廓賞其文誦其詩快絕學之申也密  
菴文祖魯齋艸廬而旁溢爲鐵厓淵穎其  
於君家鵝湖有德性問學之辨允爲考亭  
嫡傳而暢乎董賈韓歐矣予讀其賦有六  
朝之蘊藉焉策畧於天文地利山經海誌

禮樂河渠無不詳曉史論發前人所未發  
序記翩翩乎大雅遺則也雅不喜諛墓以  
爲近誣故集中闕焉卽密菴耿介可概見  
後之著述者其興起乎計集凡若干卷年  
中壽僅六十有三云同學弟徐轉迅頓首  
拜題

肯

康熙庚申十月之望

東坡先生詩集

卷

卷一



中書省六十年三月三日同學錄命轉及通者  
卷一春遊各其興賦平信樂共錄干發半  
然此種詩集中國歷代詩集類今何琳良  
我情隔隔平大無幾眼也無不深時墓心  
甄樂何樂無不精妙矣論發前人思本發

陸密菴文集目錄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參定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第一卷 賦 八首

觀海賦 大謝曰坐備

策感知賦 十一首

春懷賦

登泰山賦

美人舞劍賦

月賦賈誼撰

風賦山淵

秋霖賦

第二卷論十一首

天地之大德日生論

聖王以孝治天下論

井田論

封建論仁西一

第三卷論計論

趙盾論

張儀論文自京

漢高帝論二十二首

陳平論官書

皇甫規論韻賦書

永王璘論山賦書

第四卷書備賦首書

與徐勳盈書

與徐勳盈論尊仁書

與徐動盈論道文書

與友人書

與友人論理學書

與督捕徐山琢書

與翰林丘曙戒書

與丘教官書

第五卷 序 二十二首

八閩學政自序

四書稿自序

方城吟自序

陸氏家譜自序

周易說約序

易盪序

忠烈考序

山水考序

備優考序

樂府序

真西山先生文集序



第六卷

序次古文集序

鄭少谷先生文集序

江午坡文集序

吳拳石印藪序

續茶經序

馬餘山家譜序

裕州誌序

鹽政更始序

計甫艸衡廬詩序

葉汪茗文詩集序

總漕蔡公德政序

太守李公屏序

第七卷 記時 十二首

修福州府學記

裕州重修學宮記

葉修拔倒井光武祠記

虎不入境記 臺騎

醒園記 鐵麻

重修栢姬祠記

重建王子丹臺記

第八卷 記共六十五首

造饗堂增塋地記

西湖遊記 四首

葭花山遊記 四首

誥屏記 八首

貝谷記 八首

第九卷 碑銘共四首

福建重建朱文公祠碑銘

建寧府重建朱文公祠碑銘

陳古靈先生祠碑銘

重建樣樓碑銘

第十卷

誄傳紀行狀 四首

曹能始先生誄

薛母王氏貞節傳紀

先王母行狀

先母行狀

第十一卷 策 十首

兵民世濟

祥刑王尹貞簡

吏治敏求

策經史 四首

理學辨對

第十二卷 策 十首

儲訓

策文體重

曆律

策海運 六首

黃淮

第十三卷 策問 八首

策問三皇 二首

問易學

問道統

問歲差

第十四卷 策問

問天體

策問

問堯典

問堯樂

問七政

第十五卷

疏引 二首

募建漂母祠疏

八首

募修朱文公祠引

第十六卷

辨說 六首

賢愚辨

真偽辨 附國十蘇書序

穀如說 上目序

矜說 自備序

驕說 寶夫主林木竹石

各說 備助四

第十七卷 騷 二首

擬騷 山米主文集題

第十八卷 祭文 一首

祭馬神西表伯文

第十九卷 歐丈仁道

六經圖跋 文 一首

楊龜山先生文集跋

第二十卷 讚 三首

關帝讚

倪鴻寶先生枯木竹石讚

小像自讚

錄餘卷上目

馮噓雲閒園十種書序

道學考序

王貽上詩序

陳別駕詩序

冥遊集序

視聽言動四箴

郊縣論 目

黃憲論 目

陳寔論 香

魯肅論 論

諸葛瑾論

院竹發香記

義塚記

錄餘卷下目

策救荒四論

策災異

晴賦

杏花賦

李花賦

桃花賦

老少年賦

荔枝賦

螢賦

鵝賦

與陳教官札

與姚教官札

與顧茂倫

與龔半千

與謝靈運書

與謝靈運書

與謝靈運書

與謝靈運書

與謝靈運書

與謝靈運書

與謝靈運書

與謝靈運書

陸密菴文集目錄終

陸密菴文集卷之一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賦與其參定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賦

觀海賦 有引

予少讀張融海賦未嘗不驚其言之河漢而無極

也茲以陬月晦前出閩安鎮抵琅琦歷斷嶼山諸

澳聞白巖有白雲寺為羣峯巖岸之絕頂遊人往

往觀曦輪藜淵隆藻逸駭因躡躋而上是日氛霧

冥冥迴烟四塞已心疑。脚脚靈曜未必獲。觀扶桑  
浴鴉朝。瞰飛息。既至果玄液。豐注坐而高。簷修雷  
矣。襍被山中三日。惟積流委輪。渤澥浮天。卽未窮  
溟洲伊連。已泱泱然大也。因作此賦。以莫而無  
粵自圓儀既覆。方軸載序。百川咸遵。萬壑攸聚。盡章  
亥之衡。今莫測熬波。竭垓壤之汪。滙悉歸巨注。若夫  
青冥晃朗。朱明旭煦。箕伯合咏。以亡嘘。豐隆歛烟。而  
弗吐。晶漾沉空。漣漪浮縷。北溟渺瀰。東阮布濩。斯時  
也。金翅翔光。景炎舒顧。練碧天際。東君曉晤。望忽漠

於無垠。極莽買而莫步。迨夕霏散彩。斜陽薄暮。長繩  
空挂於紫。維羲馭漸沒。夫翠樹千頃。茫然一葦可渡。  
適是日也。零雨崇朝。拍浪翻盆。洪飈熒怒。鬣鬣蒙昏。  
鴻濛霾曠。以鬱冥。波濤觸激。而飈喧。既訝羣龍之競  
鬪。復疑萬馬之爭奔。大壑龍嘘。窮髮鹿渾。島嶼隱於  
蚡定。琛寶潛於蛟門。揚塵飛潤。蕩颺瀾洄。黑雲人立。  
而晝吼。白波山捲。而宵掀。滄溢震鳧。洶湧搖鼉。盤渦  
藏龜鼈。唇窟徙鵬鯤。瀉瀑噴沫。浹滌咽吞。至於艤艣  
千隻。餘艘百輪。涵演叩螭。駕灑吹豚。合涇渭於八水。



通閩闢於九閩呼波臣以求活告靈胥以鳴冤嗟予  
生之不辰傷日月之將老率胥徒而避亂田橫之遺  
址何存領男女以求仙徐市之舊基可考笑漢武驚  
聞萬歲於之杲效管寧獨泛孤舟於栲栳望珠璣雙  
招之羣峯阻蓬萊瓊樓之衆島吞江納漢濱流環抱  
香聞百里未見反竟之樹壽延千年空求不死之草  
踞支祁以當衝撼天吳而爭道天軸簸蕩只見淵淪  
之泛濫地紀坼裂誰挽狂瀾於旣倒人迷碧漢水接  
蒼昊登武都而泥紫濯錦流而衣縞九載懷襄命神

禹以疏淪七逢旱魃勤殷湯以祈禱藥珠琳琅琉璃  
瑪瑙珊瑚絢綵秣鞞輝藻木難碑磔之舶雲精碧髓  
之寶神樓上藥劉華蓋餌伏龜之松羽駕玄蹤安期  
生種如瓜之棗游竟化禽炎女之精衛長存衆力填  
石秦皇之石橋可造至於瀾瀾沈瀆淼淼鴻濛但知  
高下莫辨西東極八裔而無際滙萬派以朝宗沸騰  
洋外滂瀆波中灌沃焦而不盡倒飛滂而無窮金石  
殫灼淮泗潰淙曾不增其升勺又何減其涓淙翱翔  
黃鵠蚺虬蒼龍變化莫測出沒靡踪倚雀室以遐觀

開窓待東方之旭日對鮫人而偃臥欹枕聽北角之  
聞風驪珠不夜紺貝浮空冥搜潭瀾蒲類之殊域延  
瞰反踵雕題之分封則有髦鬣流求日本勾戎或巢  
如壘燕或散如沙蟲連臂黑齒斷髮穿胸鱗能吸氣  
以爲潮鯨每張鬣而成峯覩蜃樓之粲粲奏鼉鼓之  
達達此皆一氣所噓遂成萬態變幻委輸開口以雄  
吞尾閭極目而遐盼有時乎蚪逸垂雲何計於飛鳶  
乘雁偏有披蓑漁父獨能往來無患若滅若沒自然  
習慣倏而風恬倚岸靜觀莽莽茫茫一沼一澗所以

尊爲四瀆之長號稱百谷之王積流橫地府疏派引  
天潢長泓滄溟飛沫汪洋生雲霓之狀吐日月之光  
果是上真列聖之居允爲玉女神仙之鄉蓬島登萊  
交趾南昌水無流而不收物無類而不藏西逾弱水  
東屆扶桑崇五岳而鎮六服配九圍而侔八荒庶幾  
得異人之一遇傳秘授之奇方上摩員嶠下絕梯航  
望丹丘於縹緲駕玄鶴以頡頏誠日擊夫馮翼之雄  
犇匪意度於瀕濛之混茫因援筆而作此賦適有客  
哂笑於予旁曰吾聞宏垓之外元氣浮游渤澥南溟

環繞九州區域之表瀛瀚四週，槩覽兩儀，覆育隩區，  
重玄穹顛，溫谷陽侯，寥廓蒼落，黑枵窮陬，遊光逸景，  
翕開冥樞，鰲足旣斷，鵲渚誰遊，幅幘廣衍，四遐六幽，  
亥步方輿，息壤阻修，龍堆大漠，汾澮惡流，足之所履，  
目之所收，軻軋渥洼，澗漫沉浮，巨浸激轉於川瀆，細  
流爭迴於壑溝，大之彌綸，廣斥小之涓滴，杯漚子何  
獨誇天鏡之瀟瀟，盛稱馮夷之彪彪，饒饒刺刺，以煽  
朋儔，遂足定至大之倪，窮千里之眸乎？夫海之在天  
地也，猶章極之等一抔，如莖毛之在九牛，子尚以蠡

測靈淵，以管窺瑤洲，宜其卮言無當，媿媿不休，予揖  
而答之曰：客之言誠善矣，予固未能殫窮夫溯流之  
道里，請爲畧指其大端，實莫罄其奇詭，頃刻殊形駭  
目，驚喜高者爲樓閣，低者爲廛市，車馬雜沓，旌旒列  
侍，人物轟誼，賓主坐起，予昔至東牟，陟歷熟視，見夫  
朝曦抱珥，火精出水，流珠光分乎上下，赤羽紛馳於  
遠邇，菱彩薜華，噴騰淵藻，非形非物，如霞如綺，茲特  
記閭陬之一隅，何足詫太荒之觀止，傾義催短，將下  
陽鳥，朏魄沉輝，漸缺蟾蜍，嘆衰齒於崦嵫，尚努力於

末途予將搔首以問參寥振翮而步洪衢與客廻翔  
於莽蒼之表徘徊於廣運之都大圓爲蓋大方爲輿  
騁駕十洲放浪五湖何必義不帝秦羨慕仲連之高  
蹈生不逢聖嘆息尼父之乘桴哉士不志於  
錯綜該博幾與漢人爭長使末玄虛有積薪之嘆  
其樂言高者爲對園如管爲墨市車思絲亦賦孤旅  
或里請爲畧計其大流實莫蕃其奇請使岐蔡河  
而谷之曰谷之奇猶海矣乎固未前聖讓夫賦流  
賦靈賦以管賦賦宜其賦言無常賦賦不林行

令四感知賦有引今正平寄親祖效春賦錄英賦以

以余貧賤當此別離眷念故山浪游茲土羈士龍  
於洛下頗動鄉愁託司馬於臨邛自孤客况世路  
入門各媚壯懷倚劔誰憐乃遇先生有如舊識待  
狂奴以國士謂公孫有異才遂爾拜表稱衡逢人  
說項竊知章未遇李白不是仙才得韓愈相推長  
吉遂成鬼語感恩知己繡趙勝而無絲刻骨銘胸  
結魏顆而有草用裁小賦粗寫俚懷賦以令  
何來一士自謂狂生恩仇已滿書劔無成屈雙肩而

不直白隻眼而難青足無門兮。鬼笑貧到骨兮。天驚  
乃爾坐我無籠。因人不竈。欲濟兮舟沉。將炊兮甑破。  
送不去兮文窮。恐還來兮詩餓。哀三閭之屈子。但有  
天呵笑百尺之元龍。且無地臥。若乃令不臨邛。客非  
洛下。浣花杜老。屋已無茅。摘葉坡翁。菴猶未瓦。憶南  
山兮敞廬。望白雲兮精舍。無枝三匝。可憐人有石一  
卷。難語者兼以張儉無家。元直有母。輸馬革與男兒。  
泣牛衣於少婦。地欲出人頭。天還掣吾肘。不能餬口  
兮。四方無那折腰兮。五斗寄踪跡於春傭。晦英雄以

屠狗熱腸一片。呼酒澆之。俠骨一條。問君市否。若乃  
秦書十上。齊里五逐。楚璞無題。燕金未築。癡癡懷杞  
國之憂。莽莽下唐衢之哭。畏祖逖兮先鞭。冀鄭莊兮  
推轂。笑豎子兮已成名。怪庸奴兮偏受福。我命輸人  
君才已僕。風吹兮江上之簫。日擊兮市中之筭。撫已  
髀消。逢人眼肉。身男子兮不封侯。反江東兮何面目。  
乃有文章名士。義氣丈夫。憐人未技。慰客窮途。許馳  
驅兮恨晚。弗貧賤兮交疎。韓昌黎之文扶八代。皇甫  
謐之序走三都。遂接陸鴻於茶日。過長卿之酒壚。指

高軒而命賦。先天子以來呼。况乃口口傳斯章。章薦  
欄吐一士而無哺。待狂奴以不洗。竟使談笑識淳于。  
刺譏容鄭繁。無驥不遇乎孫陽。非龍亦登於元禮。負  
一寸兮相知。莽千秋兮欲涕。從此羹嘗老母。飯進王  
孫。謝郎不問及鹽米。王生亦感其飽溫。卞不勞兮三  
獻。杜無煩兮七奔。我已懷同衰鳳。感切窮猿。飯牛歌  
白石。騎馬在黃昏。能不酒杯澆趙土。絲縷繡平原。金  
一千兮報母。珠六寸兮酬君。尚有半丁憐鑿齒。敢辭  
九折過王尊。等取他年知國士。生平未肯受人恩。

中有雋句。痛飲讀之。可稱名士。

兮。春懷賦。楚言。新篇。春兮。何。昔。全。美。後。之。思。林  
 曙雪峯之麗景兮。渺不覺淑節之已浚。撫辰而觸緒  
 兮。芬玉壺之釀而疇斟爾其碧巘參差而添翠灌木  
 彌望以結陰。鸞鳥感仁而革性。鷓鴣乘化而變音。野  
 逕之香欲滿山階之筍羣侵柳眼橫嬌而嫋嫋。鴈舌  
 增媚以難任。伊胡爲兮。思沉沉恒危坐兮。而正襟懷  
 登陟兮。未廣恒典晏兮。以時翳一綸之是屬。憑四窻  
 以漑滋。芳蘭生兮。匝苑梅花放兮。滿枝。司空之楊未  
 種。都尉之棗莫移。謝池鮮。夢草之句。梁園罕賦。月之

辭飛埃、結紅霧、而遙颺兮。遊蓋翔青雲、而交馳屢經。  
鸞候、頻悞鶯期、聞丁丁而伐木、孰嚶嚶而求友、寂寞  
兮。蟠桃塲裏之琴、冷落兮。陽春亭際之酒、空曠乎旗。  
鼓之山、莫躡乎仙茅之岫、成春服於在筇兮。靡結伴  
於狂叟、履踟躕之子影兮。憶翩翩之佳偶、鮮雲歛乎  
天末兮。遲日照乎窓牖、對叢蘓兮。徒芳鬱沉懷兮。誰  
剖命、中車兮。憮陌土之塵垢、聊微吟兮。呼嗚嗚以扣  
缶、追推移於曩哲兮。賡自責以无咎、奚慘慘其過畏  
兮。逐華靡而疾首、惟餘春之可惜兮。驚美好之易朽、

一低一徊、駸駸齊梁而上



登泰山賦

登。泰。山。兮。意。沉。吟。肩。摩。曦。馭。兮。胸。盪。層。雲。望。巖。頂。兮。  
四。十。里。盤。道。而。屈。曲。兮。杳。不。知。其。幾。千。萬。尋。宜。其。擅。  
三。十。六。洞。之。宗。兮。而。禪。七。十。二。代。之。君。爾。乃。詢。石。閭。  
而。躡。介。丘。兮。覓。仙。人。之。爲。栖。踞。東。南。之。日。觀。兮。每。日。  
出。而。聞。鷄。渺。吳。會。之。東。處。兮。指。長。安。於。直。西。睇。黃。河。  
其。如。帶。兮。步。周。觀。而。俯。瞰。全。齊。天。門。之。松。兮。過。十。圍。  
覓。玉。几。與。金。牀。兮。愛。石。室。之。依。稀。探。玉。簡。與。瓊。策。兮。  
阻。神。府。而。歔。歔。逢。鉏。父。於。崖。畔。兮。未。審。毫。光。於。纖。微。

覓芝童於窈窕兮安能辨白鹿之是非汲香井兮而  
無綆望神房兮未由以披幃訪稷丘兮而罔卽舍文  
子兮其奚依巖巖兮洵魯邦之所瞻屹屹兮作堯鎮  
而靡羣念秦皇兮曾遇雨於何坂遡漢帝兮爰作闕  
以因雲標天齊以爲長兮登之方生三儀而小天下  
豈東山之律嶽兮而小魯之足云

登泰山  
登泰山  
登泰山

美人舞劍賦

彼姝者子何矯矯兮其邁倫旣蕙心而統質仍玉貌  
而朱唇匪東都之妙姬實南國之麗人抱錦帶而耀  
日引螭首而生春脫白刃以相待展翠眉而振振不  
必披短後之衣兮而示武爾乃悉公孫之技兮以入  
神於是奮繡衣之飄纒散珠履之芳塵促中堂之陘  
坐現蔚跂之全身罔不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  
發先之以制決浮雲於上天窮妙紀於下地紛縱體  
而迅赴忘羸形而疾視渾脫兮笑項羽之學不精瀏

離兮晒蒙莊之說過滯突如奔羆之赴谷兮矯若驚  
鶴之翔林彩振恍電光之交發兮翠滑憐寶釵之莫  
簪展季爲之低徊兮桑門於焉沈吟西岑驚白帝以  
錯錯秋郊哭鬼母而沉沉有是夫臨穎之李娘兮聿  
追乎開元獨冠之初也鄙乎哉秦廷之舞陽兮遺誚  
乎刺劍之術疎也謂自及以時亦其擊冒而澌澌不  
而米吞泪東瀛之蛟豨寶南國之巫人吐離帶滿  
外救濟于所賦辭舍其蕙倫對惠心而辨賢也王能

美人雜賦加

月賦

惟素月之流天值佳秋之良夕羨金顛之平分欣碧  
虛之如拭匪北庭之過寒允南樓之足適開東閣以  
留賓續西園而擦什爾乃招鄒生枚叟之朋而角勝  
聯田况謝莊之侶而搜奇於焉登望鶴之臺履影娥  
之池於焉蹈東井之垣詣廣靈之區擗毛穎之管兮  
吟姣人之詩覓焦首之兔兮尋竊藥之妻巧金樞之  
轡以暫停兮囑織阿之御而稍遲望蘇摩而拜手兮  
面無忌以陳詞詢三靈之丕顯兮晰七政之惟微金

精序兮固蘇。灰腠胸之不移。陰宗察兮詎臚。臆盈縮  
之無差。稽伊祈兮仙莢。胡然而應時。問虞喜兮桂樹  
奚自而生。枝若乃氣本乎水。今曷有八寶之湊。抑臆  
出於兔兮。身有麟龍之鬪。挂千尋之鏡兮。將孰爲之  
扣。傾萬頃之銀兮。更疇視其候。且也行二萬六千里  
兮。豈其半充乙辛之糶。照四十五萬里兮。豈其盡入  
周生之袖。矧桂云五百丈兮。誰則砍之。而仍舊戶云  
八萬二千兮。疇則修之。而非謬。惟是羣靄盡捲。望舒  
初來。冰輪高懸。玉鑑全開。雲歛天未兮。邀素娥而追

陪氣霽地表兮。引玄兔於帝臺。雷光引乎上台兮。須  
進肩吾之杯。風埃滅乎靜夜兮。宜展休文之才。然而  
境有所不齊。時有所難方。事有所弗類。遇有所不臧。  
故有綺寮貴侶。瓊苑詞行。金谷醉兮桃李芳。兔園賦  
兮翰墨香。圓巖修堞兮。夜未央。清質悠悠兮。倍有光。  
斯則境之最上而難望者矣。亦有茅茨逸客。巖岫真  
僧。澄輝靄靄兮。坐溪林。諸品靜兮。印禪心。焚椒煮石  
兮。理鳴琴。不問堂西金波沉。亦其時之最適而鮮倫  
者歟。至若獨旅長塗。思婦高樓。譙鼓薄夜。砧聲搗秋。

憶故鄉兮離憂照屋梁兮寡儔雖千里而攸同兮獨  
寸心而如抽是又其命之最蹇而嗟不猶者也。至於  
從軍沙場遠戍絕域孤臣伏野怨妾罷飾邊風蕭瑟  
兮鳴鏃勒塞雁高飛兮雲黛色顰面蠶足兮懷故國  
含顰歛恨兮情默默怨長夜之不但兮恒向陰晴圓  
缺而霑臆斯尤其遇之最慘而增人之太息者耶以  
故月本一致境有萬蹊撼衷觸緒情靡不移况乎一  
人也而轉瞬異轍一事也而雲壤異宜匪達人之曠  
觀兮鮮不滓穢乎清虛惟君子之履素兮乃無往而

不宜伊持杯而問天兮應還爲姮娥之所吟

中有奇語

備觀夫六幽之嘘拂震蕩以流微兮。繫惟風之爲功  
多乎。是以廓廓者天也。合乎風則繫易辭。黷黷者雲  
也會乎風則協昌期。日月罔弗照也。風以佐之則增  
妍而逞輝。霜露靡不墜也。風以挾之則寒沍而涼滋。  
且也霆得風而加迅。電乘風而增馳。雷當風而愈壯。  
雨從風而如靡。火因風而燔燎。雪隨風而紛瀾。斯爲  
昭於穹窿者已然。乃遐及於山谷川滙者。抑鳥得覩  
縷而計諸。殆嘗從靈籟之攸鳴而究夫太元之中精。

風賦

風賦而亦今欲賦風而亦今欲賦風

不宜於林間則天各風數欲破無之也

或謂其怒號萬竅而不烈，或贊其動化百物以有成。信夫足稱生成之使而為上帝之號令所由宏者歟。乃元命謂為陰陽之怒者，詎云全論而淮南謂夫天地之偏者亦非確評。唯夫氣積自然，順物布行，方土異氣，疾徐由生，喜則和暢，怒則縱橫，天鷄是主，道彰司衡，厥惟陽發實由陰萌，載觀物理斯為甚明。故察其正兮春則溫以和也，夏則燠以橫，冬則涼以烈也，秋則高以勁，抑詳其維兮明庶之出幽而入明也，南融則司羸而布令，清明固萬物之所由成也，不周則

萬彙所由屏，於是或祥而應，占兮則垂諸聖帝，或瑞而入圖兮則消厥沴戾，或流而為景兮則太平是係，或合而為永兮則純庥堪詣，若乃協風應律，陸雲之什堪稽，別風作詒，雕龍之字標奇，長風是乘，宗慤之願堪希，勝風常得，舒翰之績足追，繁囿而蕩，惠風兮形於謝，混之詩秋冬而歎，緒風兮載諸楚些之詞，蒙莊之稱厲風兮調調，刁刁而靡期，王子之紀香風兮歷年不散而着肌，信風之有三兮歷麥信而云滋，颯風之有四兮厥虬暈之先隨，乃俊風之維久兮逮飄

風而靡涯罔不自幽冥肅然而起雖堪續之宏遠  
倏俄瞬而莫擬惟嫋嫋而入曲房兮足愛胡蓬蓬而  
飛大屋兮可憂且飄飄而吹衣兮歸客增其繾綣瑟  
瑟而起谷兮贈弟動其夷猶豈大塊之不齊兮抑飛  
廉之爲尤安得抗海彭而石鯨之是殛入法獄而山  
殫之是因因是颶母是飭封姨是收風山是藉風星  
是訊風井是塞風穴是搜俾風輪之不振使風鳥之  
靡投於焉爰居遁跡鳥兔無晷陰霾羣消天宇恒霽  
順澤開榮驅猛布惠三陰永正施而迓祉六鷁不退

飛而爲厲占風之令史不必設避風之寶臺無庸制  
至道潛孚於波恬之年神功默運於條息之歲斯則  
帶葉兮堪羨其吟樹偕枝兮可賦其舞空旣翻花而  
喜鳳兮抑聽水而美龍欣卷霧之無跡兮看驅烟之  
靡踪無需泠泠而學列子恒堪飄飄而儕詩翁爰鳴  
琴而歌薰燦乃颺言而頌親功

寘之蕭選未爲臣僕然不及莊生畫手也



寶之微歟未為出對然不忍其止畫手也

而補畫歟八雖言而應其世

其詞無謂而公而學取于其其驪驪而辭若余愛則

其風令時飄水而美謂如卷卷之無祖令香麗則

帝業令其美其令其世其令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至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乘而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 秋霖賦

噫歔歔霖胡不興於夏而興於秋也。秋之爲時何時乎。而乃瀕洞霑溢淋瀝晦汨之無休也。嗟馬駿之連滴。俾萬井以頓捐。驅幽龍而不去。鞭石牛而欲穿。以致土銼產蛙。茅簷炊玉林。無棲鳥野。但人哭猶其小者也。若夫飛廉助之逞威。天吳因之肆怒。旣懷山而襄陵。尤傾河而拔樹。勺勺禹甸。倏成江河。屋梁吼浪。木末與波。一撮之土。一尺之坡。彈丸之埠。欲墜之柯。靡不蟻附。猿攀蝟集。磨過或一息之未違。旱淪胥於

頃俄哀我皇天生此下民而當此際善孰有堪者  
木末與然一豈之士一入之其戰式之舉皆聖之  
襄刺大財而而發而於台再向於於而皇樂即  
香也若夫派乘也之數與天吳因之舉恐難對山而  
其土強直也若於王林無對良理也人哭餘其小  
誠非善也以其計雖幽而不去雖不半而為樂以  
平而心然則其益林而報出之無於也聖則聖之  
烈地也若其而不與也其而與也其也其之為非何  
海霖瀟

陸密菴文集卷之二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同學諸子

泰定

論

對首天地之大德曰生論  
與天地同尊者必與天地合德也天下大矣古今遙  
矣悠然長尊者惟天地天地誠體絕人區無與等勢  
齊量矣乃有首出之一人焉功足相侔化足相贊巍  
焉與天地並立為三此豈待役役焉敷功布化而後

登茲隆軌哉夫天地功周八表化洽四海皆天地之  
大德爲之也使天地非有大德則無本之施施之易  
竭譬之水非其源火非其燧於以敷功布化必有中  
竭之虞烏睹周八表洽四海而夙然獨尊悠然長尊  
使首出之一人非有大德則無本之施施亦易竭亦  
猶之水非其源火非其燧於以敷功布化必有易匱  
之慮烏睹周八表洽四海而如天地之夙然獨尊悠  
然長尊故天地之尊尊以夫德參天地之尊者亦參  
以大德而已嘗讀易而至夫子之繫辭有曰天地之

大德曰生旨哉言乎試論之天下之所以尊爲高厚  
者凡以其能生之爾生一人者一人尊之生百人者  
百人尊之生千萬人者千萬人尊之盡天下人而生  
之者則盡天下之人而尊之非以其盡天下之人而  
生之爾生一人者一人尊之生百人者百人尊之生  
千萬人者千萬人尊之盡天下人而生之者則盡天  
下之人而尊之理有固然也天地則盡天下之人而  
尊之非以其盡天下之人而生之乎天下賢愚不一  
類矣天地則於賢者生於愚者亦生聰明之士含英

咀華生以天祿朴魯之子于于睢睢生以農桑無弗  
均也天下貴賤不一品矣天地則於貴者生於賤者  
亦生冠帶之倫生人以自生奔走之儔生於人以自  
生無弗明也天下巧拙不一質矣天地則於巧者生  
於拙者亦生百工技藝各以材生啗聾跛躄亦以器  
生無弗贍也推而及於飛者走者天者喬者莫不負  
靈機食和氣勾萌達羽翼奮角觫生嫗伏孕育不殞  
不殞天地之德周洽靡遺故東西南朔芒芒禹甸凡  
有父母之親者無不知有天地之尊焉夫天地有春

夏可命之曰生天地有秋冬近於殺矣槩名之曰生  
者何哉生之無以成之則生之道不盡生成二者相  
需而並用者也故無終年之雨露必有一日之雷霆  
有陽氣之宣播不無陰氣之嚴肅其成之正所以生  
之故夏暑雨小民怨冬祁寒小民咨卒無傷其好生  
之心人得陽以受氣必得陰以成形物得陽以敷華  
必得陰以結實益以太其好生之量若是乎天地誠  
體絕人區形超物表者矣彼繼體之人以天地爲父  
以已爲天地之子端坐明堂則天下尊之如天親之

如地爰及孫子則南郊從祀園丘配享巍然與天地並立爲三者則何也蓋以愷悌慈良好生如天功與並隆化與同流而後等勢齊量體與同尊焉爾雖然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星日有晦蝕山川有童涸天地猶賴補救於首出之一人則此首出之一人洵天地所呵護所倚毗而天下共仰之如天地之實然獨尊悠然長尊者哉

此聖人之繫易論似拋荒然講生殺一段最爲沉着

公中聖王以孝治天下論

巴酉擬

從古治天下之道未有以無本之治治之者也得其本而治之則其致功也不勞而收効也甚逸要使天下之大咸曉然於大共之理而莫不有至性至情焉出於其心所固然發於其中之所不自已而後道德以一風俗以同禮樂以興教化以起故聖王之治天下不使天下受裁於吾法之內而使天下咸喻於吾心之中則惟本之道得也旨哉夫子之言曰聖王以孝治天下誠以天下之要道莫外乎孝也吾思天下

之勢散而不可以齊也。天下之民繁而不可以天也。以不齊之勢而加之以不一之心。是以其民率相凌相競而未有止。聖王於此其操何術以治之哉。將陳以三辟董以五刑而天下之詖僻者究未必治。卽偶治而未必終歸於治。將示以法紀諭以文誥而天下之反側者究未必治。卽暫治而未必久洽於治。以治之未得其本也。聖王於是惻然念之。謂天下之人其行事之不軌於正者爲吾之所可治。其失念之不協於中者爲吾之所不及治。故能於其善惡而賞罰之。

不能於其性情而變易之。能於其邪正而勸誠之。不能於其心性而化誘之也。必予之以自治之方。而天下始無不治。則莫善乎孝矣。蓋人聞父母之名。未有不儼然動容者也。侍父母之側。未有不肅然起敬者也。見父母之栝椹衣裳。未有不藹然思慕者也。凡以天下之人無不知愛其親而敬其親也。夫此愛之敬之之念。出於其心所固然。發於其中所不自己。誠有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者。故惟此孝之理爲至常而不可易。至正而不可窮。誠能使天下羣相孚於孝。

之中而天下自羣相通於孝之外也。然而孝治豈易  
臻者哉。欲民之爲孝而無以導之，使爲欲民之不爲  
不孝而無以禁之，使不爲，則雖有翻然勃然之心，亦  
將怠焉而中沮矣。必也有道人之狗而警之，以孝庠  
序之中而教之，以孝。六德之興而先之，以孝。未也。司  
徒之升以孝，升也。粟帛之頒以孝，頒也。而此日之天  
下猶患有未治者乎。夫諸侯不盡其孝，則其國不治。  
今則和人民而保社稷，盡乎諸侯之孝也。而諸侯之  
國於是乎治。卿大夫不盡其孝，則其家不治。今則保

祿位而守宗祧，盡乎卿大夫之孝也。而卿大夫之家  
於是乎治。士庶人不盡其孝，則其身不治。今則謹身  
節用以養父母，盡乎士庶人之孝也。而士庶人之身  
於是乎治。夫惟如是之治也，則道德有未一者，一以  
孝爾。風俗有未同者，同以孝爾。禮樂有未興者，興以  
孝爾。教化有未起者，起以孝爾。誠得其本而治之也。  
而本之中尤有本焉。昔者帝堯之親睦，虞舜之夔粟，  
夏禹之幹蠱，商湯之修紀，以及文武之寢門視膳，冠  
帶致養，凡皆以孝自治而卽以孝治天下者也。吾願





子何忍不平至此其極耶民不得其生則其氣不平是以捐親戚棄父母兄弟妻子甘走死地相聚而爲盜賊其弱者流離四方展轉溝壑不可勝數自秦漢以來千百有餘年何代無亂人何日無刑獄之人何世無鰥寡孤獨無告之人欲求一日如三代不可得矣三代之世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民無巨富亦無極貧不知爲治何知爲亂各安其生各樂其業惟各有恒產故爾漢以後爲君者不法三代盡用秦法世風安得復古哉雖使

堯禹復生稷契充朝不制民產不能平治天下也井田之制今不可得而考則不可得而議畫田矣而其意可師也在損益而行之無非制民之產不外一夫百畝之法夫民有四安得盡歸南畝也盡歸南畝則器用貨物誰與爲之故士農工商各職其事然皆授以百畝不必自耕而農家代之但收其土之所入而貸其力士不能耕凡不入仕籍者卽爲鄉塾之師以教農工商之子弟而食於農資器用貨物於工商工不能耕而造作器用宮室舟車以資上下人民之用

而受教於士取食於農取用於商商不自耕亦如工  
農之互相資給通爲貿易有無用是家安人阜有恒  
產於是。有恒心生人之精神智力有巧拙愚智不同  
能者足以謀豐富而有餘不能者謀一身而不瞻上  
人代制其恒產則無飢餒之憂巧智者無所用其巧  
智愚拙者得不困於愚拙各安其生各樂其業雖凶  
年飢歲無展轉溝壑之憂流離四方之患自無相戕  
相賊爭鬪劫奪盜竊作亂之事矣卽甚無良之人思  
爲不軌而人皆有身家各自愛其安不與爲助亂亦

不能作矣所以三五之世四民帖然安其生遂其性  
未嘗有草澤竊發而謀爲不道者也難者曰一夫百  
畝以食八口之家十年之後生齒繁多而土田不益  
甚至於百口者其何以給之曰人日繁土不益是誠  
然矣然天生人在於其地則食其土之毛固自足以  
養之古帝王相土因民而參伍之十年而稽版籍戶  
口生齒至於八口以外者爲餘夫別授以二十五畝  
合四餘夫共授百畝一家之中口多者計口而分與  
田其不滿八口銷耗至於鰥寡孤獨者則田還歸於

官而別行優養。不耕而給口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是也。自古以來。人民版籍戶口之數。消長約畧相當。果其日益。則至今不可稽數矣。及未始見其加多也。土雖不見日益。而溥天之下。曠地不耕之處。不知其幾千萬數。灌莽之區。往數千百里。惟見有地。無開墾耕種之人。未嘗欲耕種開墾。而無其地。卽或有土狹民稠。獨不可移民以就耕。乎民貧則離散四方。嘯聚山林。上之人代爲經理。使得所安居。而無安土重遷之慮。况所遷者。亦在附近數百里之外乎。則

人多田少不足虞也。議者曰。古者人民稀少。風氣醇厚。所轄之地。皆平原沃壤。故可以畫井田。正經界。今民稠地廣。風俗頹敗。而所轄之地。甚廣崇山。深谷巖險。隘阻濱海。近澤燥濕。卑下廣狹。腴瘠。風土不齊。難以經畫。井田斷不易復。曰。是不然。古亦未必爲稀少。若謂日降日頹。人不古若。不可以古處。則千秋萬世以後。將化爲鬼域禽獸。不復有人道矣。豈理也哉。人性皆善。各有本心。所以失其本心者。繇不行古道。不得其生故也。行古道而得其所以生。何爲風俗頹敗。

哉古者惟轄中原之地。可畫井田。是固然矣。今阡陌  
溝洫之制壞之已久。不可復矣。而制民之產在師。其  
意一夫授以百畝之田。使八口無飢用。周法也。而稅  
賦仍其自輸。用貢法也。不必問山林海國有地。則有  
田。有田。則有稅。土之人特經理之。使貧富均平。免飢  
寒之患。約而計之。使每夫歲有百畝之入。而已。人君  
世蒞其土。則熟其夷險。肥磽準上下。而定畫。一有以  
宜其民。善其俗。無不得其所也。惡在地廣民稠。不可  
以制民產。而聽民自爲貧富乎。議者曰。天下如此其

大也。土地如此其廣也。人民如此其衆也。無可與計  
量。無可以稽考。千百年久廢之法。一旦議舉而行之。  
雖甚盛心。雖甚良法。有以驚人之耳目。平民尚未受  
惠。奸人蚤已生心。庸衆尚未信從。豪貴先將作梗。况  
彼此之形區不一。遠近之事勢各殊。四方之風氣不  
齊。億兆之民心多異。則情有所不可。境有所難。周理  
有所難詳。撓之者衆。所固然也。歷代賢君。哲相。議之  
者。屢屢。大小臣工。先聚訟於朝堂。徒多紛擾。滋論說。  
所以屢議屢止。難於復行。古今升降不同。生乎今之

世如之何可反古之道歟。此法之廢非自一日。則此法之舉亦不能得之。一朝令天下無論貧富之人皆心安氣平。知爲安生樂業之久計。非一人一家之私情也。然宜漸次爲之。不宜驟率舉之。宜審計之。不宜輕發之。其初不示以意。但使天下知爵之貴。以得官爲美。而土田爲輕。陰使民先移其意。而又未可輕言以授民也。先清戶口。使民無漏籍。但似爲禁奸民遊手之意。冊有遺漏。重罪地方排甲。則多寡之數得矣。然後以其地之糧畝。準配而授之。貧民不至於貧。富

民不失其富。經畫既定。舉而行之。一小邑而不以盡告天下。迨一縣有成。遂頒其令於天下。照成式而行。之。則民之耳目不驚。無不可行矣。夫小邑田少民稀。可以不甚費力。始從其易而行之。其後準而效之。夫亦何難。孟子以五十里之滕分田制祿。或助或貢。正由小而及大之意也。宋張載亦言先試於一邑。舉天下無不舉矣。此漸次而徐行。不一蹴而興也。事本用革而行之之術。則用因。因民之重官爵。而以爵易其田。因舊有審丁口之法。卽以審丁而得民數之實。可

以杜奸欺。至於糧稅則仍因舊制受田者自納但均  
田於民而已。可以無爭競其餘四民之業以及山林  
川澤一切賦稅皆因舊例而無增減變易蓋制產養  
民治道第一大要務民失其養所以無所不爲三代以  
上皆以養民爲先所以永安長治秦漢以後皆不養  
民而但治民所以治日少亂日多未嘗一日盡天下  
而太平也董仲舒曰秦除井田民得私相買賣貧富  
不均是以兼并起大亂所由生民安得不困古井田  
難復宜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劉歆曰一夫百畝什一

而稅國給民富一夫田過百畝者分餘田予宗族  
黨北魏議均田宋議限田師丹亦議限田而皆不果  
由豪貴不利於已故相沮撓也曾計其後世久安長  
治乎

大議論大開闢集中有此可以歷卷洵必傳之文

以任其職至於橫在封疆而後受用者自稱世官  
於民而已可以無爭並其餘厚民之志亦以  
用厚一切賦稅皆因舊例而無變更焉  
民治道第一要務民失其養所由無子不為三代以  
大藉論大開國業中亦此而以聖象以故軒之文  
宗乎但治兵所以治民少亂則民安未嘗一日盡天下  
由棄貴不降位子效昧此豈也皆藉其終世久變耳  
黨北變類此田宋歸別田租兵衣籍別田而皆不果  
而終國餘只富一夫田數百頃者矣紳田千畝者

封建論

其一 封建論 其地以大有為然天下而四衣端

封建者所以為民計生安即所以為國圖久長也古  
帝王為天下萬世計制五等封爵方伯連帥得專征  
伐天子巡狩諸侯朝覲列國互相聘問一以鎮王室  
權奸不軌者有所畏懼一以鎮四方草野不逞者無  
所發難生殺予奪興廢皆稟王命犬牙相制各守其  
民屏翰中國相安而各得焉雖氣運不無盛衰人事  
不無得失從未有胥天下而變亂盡四海而兵戈者  
也夏有羿浞之亂有鬲之君復之非殘賊如桀即太

康孔甲未遽亡也。殷世中衰，叛止荆楚，諸侯自如也。一撻伐而大定矣。稔惡如紂，以周之積德累仁，尚不易於觀兵而洛邑之民，猶不怠殷。周時制度大備，成康之世，重譯來賓，卽如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八駿盤遊天下，諸侯安若故常，甚而至於厲王流居於彘，而共和秉政，四海晏然，使非封建，不知天下幾人稱王。幾人稱帝，寧復知共王哉。幽王被弑於驪山，而鄭武公晉文侯入匡王室，天下仍自宗周東遷以後，二十二君皆不能發憤自強，以大有爲於天下，而四方諸

侯猶且奉爲天下共主者，五百有餘年，其藉賴於封建，豈小哉。故叔帶之亂，齊桓定之；頹叔桃子之亂，晉文秦穆定之。卽有請隧問鼎之徒，而片詞可以折之。至於戰國無王，甚矣。而三晉田齊，必借重於王命，強如秦昭齊潛，猶不敢東西稱帝。此封建之所節制，至於極弊，猶有所忌。豈若後世之青衣行酒，執導前驅，求爲匹夫而不可得，願世世勿生帝王家者乎。夫天下不能長治而無亂，一姓而不移，然而制度之善，猶足以維持而不至於太甚，而民亦得以小安不盡至。



於肝腦塗地。凡以屏翰中國也。陸機曰。浸弱愈於殄。祀土崩庸於凌夷。明夫封建之善。雖極弊之際。猶足恃也。始皇李斯身歷戰爭。鑒列國稱雄之失。而不思黃唐以來數千年安定之規。無怪夫其廢封建。後世撫六合。君四海者。奈何師始皇之所為。而不鑒於三代以上。之所以久安而長治。抑思秦以後之國。祚修短。世運治亂。於上世為何如也。

不復封建。中國不強。疆圉不正。此文煞有洞見。五季雲擾之故而作洵是奇文。因反覆尋繹。始得為

之嘆賞加額

封建論

其二

曰

非

惟

繼

之

論

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諸侯歸殷者三千  
湯資之以代夏故不得而廢諸侯歸周者八百武資  
之以勝殷故不得而易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  
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制公之大夫也其情  
私也私其一已之威私其盡臣妾於我也陸求可曰  
審斯言也舜禹非資之以代唐虞何爲而仍封建堯  
舜非私其衛於子孫何爲而仍封建則封建非出於  
不得已也秦既私其一已之威私其盡臣妾於已又

何以謂爲公天下。言自相舛矣。又曰周失在制。既知列土瓜分。綦布星羅。轉運輻輳。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牧。扞圍。則失不在制。明甚矣。夷玉下堂。而見諸侯。厲王暴虐。幽王舉火。戲諸侯政事。不修甚矣。反謂失不在政。借使能修明文。武之政。雖萬世。有何患焉。秦裂都會。爲郡邑。廢侯衛。爲守宰。攝制海內。運於掌握。守令權輕弱。而易制。語似是矣。守令但知奉法。不知恤民。民疾其上。非呼成羣。爭殺守令。以叛。設使各親其上。誰忍賊殺之乎。而曰非郡縣之制。失此。何解也。

秦固無道矣。萬一封建先聖之子孫。不改五等之制。卽怨胡亥。不怨分土之侯伯。豈遂土崩瓦解乎。胥天下起而滅秦。雖由人怨。而匹夫敢於倡亂。實由制之不善也。漢以後之失天下者。咎豈盡在於人怨乎。何以見秦制之爲得也。夫咎在上。失其德。不能行政。而歸咎於制度。是猶人不能飲食。反怪烹飪之非法。烹飪失調者。人之罪也。豈可謂烹飪非法。而廢之也哉。不烹飪。而能保生。斷乎未之有。此三代以下。不必有暴君。無代無亂民也。旣知封建私其土。子其民。適其

俗施化爲易。又何謂亂國多。聖國寡乎。夫民有田宅。遺子孫猶思設長策以貽久遠。不肯爲殘暴不仁。以遺子孫之患。况席南面公侯乎。都豐席大。世處其尊。意念足矣。安得皆有窺竊神器之想。况國分千百。犬牙相制。亦不能爲亂。卽有謀爲不軌。王命六師移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惟上失其道。以致下叛。非因封建。遂凌夷也。不思盛世五等封建之利。徒見衰世封建之害。蓋不知御封建之道失也。旣知郡守縣令苟其心思營其私欲。遷延度歲。無心爲民。不得自行。不

敢自止。怙勢作威。大虐其下。是秦制使之如此。又焉得謂非制之咎乎。卽使守令如漢世循良。不過身在。則然。遷代則否。能如父子相繩。君臣相守哉。草澤匹夫動以帝王自期。攘臂一呼。天下響應。黃巾綠林。常半天下。守令綴旒而已。宗元知封建爲聖帝所不去。則廢棄封建。斷不能如古聖之治矣。又何妄議哉。

王龍谿先生曰。柳子厚封建論。乃後世利害之私見。非帝王公天下之心。明明於比卦。建萬國親諸侯。發之密菴。此篇段段駁柳。與前篇俱不可磨奇。

作奇作密著此論對劉德麟與高益州不可謂  
其非帝王公天下之公則則效其佳藝薄國賦  
王前儀表也曰雖年執桂枝飾以芬世味壽多  
賦氣稟持參繭不捕收古聖多亦矣又降聖  
平天下今蘇燕而日宗天賦桂枝聖帝漁水  
夫能以帝王自眼對習一和天不習然黃中  
則然聖外賦古論收文下賦賦  
其出書歸文路平唱對官令收對  
其自是古裝計人入其不最人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陸密菴文集卷之三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同學諸子而觀其泰定之公其其

論 趙盾論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人臣身爲上卿任國家之重要在小心謹慎斯可以

稱社稷之臣不能慎之於始至於無可如何而爲法

受惡夫亦爲才所使不深計遠慮之過也趙宣子夏

日可畏竟至弑君天下後世固有諱之者矣靈公之

惡同於桀紂不可以爲君也率羣工告天王告宗廟而廢之何咎之有乃伏趙穿之甲俟其變而發之苦亦甚矣抑知其罪不在於此弑與廢同一不順也廢不足爲霍光罪則盾可原情而論矣獨是立君國家何等重事宜如何慎重乃輕使士會迎公子雍於秦而不策所以處太子何其疎於計如是至夫人抱泣於朝無策以處而遽背所迎之公子且以共拒之致雍不得其死而二臣奔秦盾之舉動反覆顛倒一至於此皆由不小心敬慎而輕易率行不思甚矣殃族

之禍固其宜也向無杵臼程嬰趙氏不血食矣得上之報如是哉公忠如盾才德如盾不自保如此凡當事如盾者可深思矣乃知冬日可愛其澤遠哉

判斷如山大饒筆力

張儀論

戰國策士朝齊暮楚無始終爲一國亦無始終害一國蓋皆爲身謀非爲君謀爲天下謀也獨張儀調弄楚懷王若嬰兒敢爲面欺無所顧惜必至王走死於秦而後已何其於楚獨如是之毒耶其於他國未常若是也乃知怨毒於人甚矣哉儀於睚眦之怨必報况無故而箠折其脇視舌之時何其酷也我不盜而壁且盜而國明明對楚言之矣而楚竟不知悟萬乘之君不可欺侮一匹夫有如此者

只拈怨楚二字峭兀似孫可之

且盜而國四門控發言之矣而發竟不取得將來  
其無效而蓋其其孤孤苦志報其其請也非不盜而  
其多也必取怨毒使人其矣其難於其難之難必其  
其而外乎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對王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蓋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漢高帝論

漢高帝論  
漢高帝未嘗易太子也謂高帝欲易太子以四皓故  
終不易太子此不知高帝之甚者也夫惠帝孱弱非  
難廢也欲廢即廢之而遲於數年之久是未必於廢  
也未必於廢又安用四皓爲也且高帝何如人乎韓  
彭蕭樊諸將相也且族夷械繫甚至棄父敵軍而以  
分羹自解何有於三四待盡老布衣也即戚姬亦愚  
婦耳但日夜涕泣以求立其子而不能出深謀奇計  
傾惠帝而間之故高帝亦姑以是愚之其指四皓以



示之曰羽翼已成難動矣陽爲莫可如何之形而陰藏其玩弄推移之計不意擊筑歌風罵髻賜金之雄畧反能因機用智作此歎歎流涕婦人女子之態以取媚於嬖寵而固結其子孫常時周昌呂澤叔孫通輩不能知也獨留侯知之曰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蓋示以不必諫也然非四皓則無以愚戚姬此留侯之妙用而高帝所默許者也不然曾百留侯所難爭者而四皓反易得之哉後之論者不能考其顛末揆之情理乃紛紛然辨四皓之爲真爲僞也是

固不可知而實不必辨者也

未必如是而讀其文不得不謂如是此騰踏頓挫之妙古文所以一唱三嘆也可傳可傳

文。故。其。文。以。一。畫。三。與。此。可。於。四。對。  
未。必。成。也。而。謂。其。文。不。特。不。成。且。難。測。也。其。  
固。不。可。取。而。實。不。必。難。消。也。

陳平論

平之言曰我多陰謀是道家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  
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後人求其所謂陰謀而  
不得乃取反間亞父追項王誅陳豨黥布解白登圍  
諸奇計以實之此固平分土益封之繇不世之大功  
千古以爲美談者安能旤之而絕其世哉夫產祿擅  
權平與諸大臣協力誅之當矣惠帝諸子五六人雖  
非嫡出皆後宮子也產祿旣誅擇其中之賢者奉之  
誰敢不從卽皆不賢乎代王正位後分王善地終其

身焉可也。乃一夜令有司分部誅滅梁、睢、陽、常、山諸王及少帝於邸。此何爲者？以臨終遺命再世元臣一且盡滅其子孫，倉卒變生，宮庭流血。高帝有靈，不陰殛之乎？史遷於世家記其言以終篇矣。於呂后紀敘惠帝諸子以後宮美人四字爲實錄，不聞有他詞也。然一則曰大臣相與陰謀，再則曰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於世家，又曰陳平本謀也，專其旨以爲平罪微。其詞以爲文帝諱，遷誠良史哉。

前半說六出奇計與誅產祿非陰謀，方引史記暗

藏書法爲引證，真讀史人眼目的確平實千古快論

皇甫規論

漢黨錮之禍皇甫規自以西州名士不在黨人之列而自疏屬在黨人其心豈徼名哉蓋新立大功聞望素著欲以竦動朝廷以救黨人耳此段苦心未易明言議者以爲欲附名流以借重謬矣以規之功大望重不附黨人何常無名想其平日居身必無矯激自高犯觸十常侍有以服其心而素爲其所重不然黨人株連不可勝數且濫及平人而自上書認爲黨人其何以能得此於邪世哉

漢書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四 皇甫規論

論

北皇甫規非東漢名士可比大是快心具眼史論得  
入此可以當百幾且其文平入而自土書其為人  
英雄是真名士名士二字了英雄不得讀書人急  
須回顧人何常無合於其平日以心無餘地自  
言其苦以爲其苦而以世重其矣以世之世大望  
其苦所以其世重其矣以世重其矣以世之世大望  
而自其苦所以其世重其矣以世重其矣以世之世大望  
其苦所以其世重其矣以世重其矣以世之世大望

皇甫規論

永王璘論

論古最不可以成敗論人當詳觀其事勢時世唐玄  
宗以子永王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高適諫不  
聽續又以適爲淮南節度祿山之亂玄宗幸蜀中原  
無主璘以爲南方完富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  
事以柱半壁天下未爲大悖肅宗卽位靈武亦近於  
乘亂僭竊璘心豈能遽平乃一旦勅璘歸蜀解其四  
鎮兵權此何說也巨寇未平而先自剪羽翼固宜璘  
之不奉命也且璘又未嘗僭號而乃使高適來與韋

陟等圖之何其緩於祿山而急於一弟。驟下討之。是激其反也。於璘何尤。藩將徼功不討巨寇而先問璘。坐以反誅。寃甚矣。况上皇在蜀則璘無反情。更不待言乎。肅宗以子建寧王英果有才畧。猶且殺之。何有於弟。總之身行不義。伎忍滿腹。至於上皇猶遷之南內。夫固無人道者也。唐史多謬。皆以成敗論人。不度其事勢時世也。向使上皇入蜀。太子北行之時。祿山以輕騎襲之。如宋之徽宗。不將以永王爲中興令主乎。

李長源之輔肅宗與李太白之從永王璘皆爲社稷起見得此論知東坡加自失身二字大是錯謬其判斷是非如博議鄭伯克段可謂明核

陸密菴文集卷之四

山陽陸求可咸一甫著

同學諸子

叅定

閩中門人王霖較梓

書

與徐動盈書

前夜促膝之談。浣我塵懷。僕利名心淡矣。惟切切友朋。嘗曠觀天下。欲得一不俗之士。難矣。况能不戚戚於貧賤乎。欲得一可與言之士。難矣。况矯矯為超世之學乎。數年來閉門謝客。執周易一卷。捧誦於松風

蕉雨之下，以敬求乎易簡之理，暇則嘯傲涓上，雖不敢遂謂得孔顏樂處，然於浴沂舞雩之志，竊有似焉。世無解人，徒抱此志以自娛矣。何幸獲交吾子也。夫道學之傳，自孔子後千餘年而始振於宋，儒漢唐諸代傳世遠久而理學無聞，至宋而始盛者，否極泰來之數也。自宋迄今，吾儒適生烏可不盡窮理盡性之學，以接統於孔子乎。宋世理學之儒畢集一時之士，咸相望而興起斯道，以淑斯世，固易爲力。而今日則有志之士希矣。前夜所論朱陸同異之旨，僕再詳爲

陳之。蓋朱子程子之學於李延平，陸子靜生值其時，聰明識議過於朱子，躬行心得不及朱子。然義利之辨，雖朱子亦不得不爲心折也。且其所云夢寐卽白晝之爲，屋漏卽康衢之見，又何判於聖賢慎獨之旨。故讀書窮理躬行實踐，朱子之道問學也，固於問學中見德性，涵養本心，六經皆我註脚，陸子之尊德性也，何嘗不於德性中兼問學。雖其反復辨難，不相降下，亦各求義理之歸，非有意門戶之立也。乃世未窺其真，遂以象山之學流於禪，其實象山河曾着一禪



字豈不寬殺。今人欲求下手工夫，總無外存心致知四字。朱子云：存心所以致知，而致知又不可以不存心。黃勉齋云：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噫！千聖萬賢所以入道之要盡矣。韓昌黎排釋氏斥百家作原道序，大學而不及格致，不知聖人之學，未有不從格致入者。蓋誠意淪於虛，必本之格致始有根據。吾儒之所以別於異端者，惟在此。卽格爲致也。然主一之學，又未可少也。吾兄云：數年來曾參程氏主一之學，少年徵逐之根未

除，往往存養藩籬被其撞壞，此亦主一之功未專也。天理猶皎日，私欲猶羣魔，皎日當空，羣魔自退，誠主一之功。旣專，又何患少年場之根未除哉。惟吾兄暗室之中，常切戒懼之懷，則一私之起，恍若鬼神。我臨師友，我督克其已，以求乎無已之已，斬釘截鉄，不許少畱些子，卽此爲大英雄、大豪傑、超世大聖人矣。然斯語向今日言，誰其從之。俗子者流，惟知舉人進士兩項，填塞胸中，挂銜讀書中，藏市井。一旦權勢到手，剝削百姓膏脂，以爲子孫安樂計，嗚呼！此身之玷多。

矣。何言讀書而究其所習，不過雕蟲小技。父兄之教子弟，惟是子弟之得褒獎於父兄，亦惟是不能體認先聖之行，又不能佩服先賢之言，及其得位亦無怪乎誤國而誤家也。此輩固不足論矣。或一二有慧根，厭厥塵緣而無所歸從，皆因吾道之不明也。夫天生余輩，則斯道不明，誰之過乎？僕願與兄致知格物，純其主一之學，而共成一。段大事業，不知吾兄以爲何如。老婆心切，疊疊言之，不自覺其煩。小箠一握，求平日得意佳什，小行十

數首，風清月朗之下，豈不可人。

將致知格物，縮合君子德性問學，是前人所未發得此書於今日，尤難之難者。

與徐動盈書

論其學博理學尊仁篇

合派華照恩

尊仁篇以穀列入象內似為未妥大禹謨以水火金  
水土穀為六府府者財用之所自出以其切於養民  
故將穀與五行並列而謂之六府也此就養民之政  
言之耳若以象言則惟五行盡之豈容更添一物耶  
木字即該穀在內矣洪範云土爰稼穡稼穡者土所  
生之一物耳豈可與五行並列耶至其謂穀主愛不  
知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豈容分作兩象耶若然  
則禮又當添一和象義又當添一制象智又當添一

辨象矣。豈不爲畫蛇添足耶。其引言謂夫子罕言仁，是不輕以向上望人。此說似未是其論學易，謂在大意不在支節，亦恐涉於病痛。凡讀書須有貫通處，方是得手。方是見得道理。然於詳細處，先須理會得盡。纔可說得一貫。昔伊川傳易有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尹和靖極贊此語。朱子以告延平。延平曰：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語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了。今云支節易領，恐未可易言也。若欲舍派尋源，恐

有恍惚之見，躡等之病，此不可不慎也。其他講說皆切中後學病痛，可爲藥石針砭。至課語皆切當之言，是從先儒議論中融會而出者。其近什則聲韻有未諧，不見佳處。大約此人是用功於理學者，而其造詣得力處，未可遽定也。

讀此知經學細心處

前此既遜學際心識

曾亦或未可數家也

謂不見卦與大陰並人景用也故學學亦而其盡諸  
其論者謂其論中雖會而論出者其意亦其論者謂其未  
中論者謂其論中雖會而論出者其意亦其論者謂其未  
亦其論者謂其論中雖會而論出者其意亦其論者謂其未

論道文

與徐動盈書

士為四民之首士之事有二曰道曰文合而言之即

文即道文者所以演此道也宋以前勿論如宋之周

程張邵得不傳之妙於遺經著書立言皆出於明心

窮理象山為自得之學朱子集諸儒之成由元迄明

理學之士後先相望楊廉夫所錄薛瑄為首胡居仁

次之迨吳與弼陳憲章陳選張元禎周瑛羅倫莊景

黃仲昭章懋張吉蔡清鄒智陳晟凡十五人道學宗

風洵云盛矣然有道皆有文也嗣後陽明繼起專士

書 卷四 動盈三 七

良知大闢教法。周海門所集凡十七人。皆近陽明一派。李卓吾輩別出機鋒。譏訕道學。世道於此一變矣。道不足重。何取乎文。隆萬之間。讀書之士。猶日從事於傳註。參以通鑑。性理故家。多實學人。尚立品。道與文猶相並也。天啓壬戌以後。海內所稱名士。一副心腸。專在房稿行卷。務以悅人。初猶飾文以冒道。繼乃叛道以爲文。終則尊文而仇道。良可嘆也。一時交遊意氣。輪蹄雜沓。不過利名相軋耳。嗚呼。此崇禎末季之所以亂也。余讀書求友。若文章之士。則有之。其用

力於身心性命之間者。則一二見也。道兄則孺然當世矣。

書不過三百言。却有源委。

世矣

世矣。公長。公命之。四。清。以。一。二。見。也。豈。足。佩。然。清。

與友人書

論道統

道統猶治統也五百年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東魯木鐸而三千之徒雲興於數百千里之內昌黎起八代之衰卽有李翱張籍之徒爲之唱和考亭書院講學而蔡沉黃幹諸賢相與紹明乃知主持功大羽翼功亦不小斯文未喪宗風長存當斯世而有爲人士山斗者登高而呼海內響應闢衆喙而喚羣迷使濂洛之道統煥然一新此其時乎

將欲之豈能然一藤也其報乎

士山卡青登高而泐萬內警熱淵泉親而與羣教  
其世亦不小博文未爽宗風去春當世而亦爲人  
高學而蔡武黃箴高賢昧與辭則以味主林也大極  
入外之樂明亦李惟恭謙之我爲之留味未卒書  
香木陰而三千之我志興榮燦百里之內計  
或餘餘亦亦正百平王香與其間以亦各世香東  
典丈人書

試天與友人借理學書其公也

考較已竣署中頗有閒暇生平於易理研之未精於  
種種古人書讀之未盡今可以遂其願矣所可恨者  
曩之赴闕也竊謂不一年而考通報滿無讀書工夫  
是以書未多携近向三山搜之皆云兵燹之餘書皆  
灰燼惟子衿蔣玠家藏書一萬七千餘本盡爲老先  
生善價購去夫三山歷經兵燹物物俱無而此一萬  
七千本之書獨能無恙備老先生今日之披覽豈非  
有鬼神呵護之也哉闕之子衿近皆日不聊生有書



欲售者十居八九使非老先生以善價購之則此書  
萬七千本書勢必散於四方安得不謂書之幸歟  
擬老先生坐擁百城攤書滿床洵快事也洵雅事也  
得蔣衿之書目閱之種種皆奇書而有易經數種語  
錄數種皆從所未見亦他處難以搜索特錄一單求  
借一抄蓋其欲有理學先賢彙集之刻近已得楊李  
羅朱真蔡數種矣再得此數種抄入彙刻以公天下  
天下之幸也亦先賢之幸也書藏於一家則私書流  
於天下則公私也不如其公也

似有排迤之意而行文甚婉

與督捕徐山琢書

今天下皆知誦陸宣公奏疏特愛其文章爾某以爲  
宣公論切當時國是人謀一時千載也至於一都一  
邑之必全萬靈萬姓之必活名傳廊廟功及鄉里河  
防諸策等千百世而上孰有如其精且悉也我輩守  
雕蟲末技風雲月露其以視之先生不啻雲泥之隔  
何日榮旋一把臂細論之

議論極正極大雖小幅亦可對臆

淮南以山勝淮南以水勝水之勝在波在澄在曠在

遠源出於崑山遠也四顧極草樹曠也湛泊宕蕩雖

波而澄水至淮觀止矣天下溯洞庭具區者特因其

近名都邑爾都人士善文章近者飾而為遠荒者飾

而為曠險阻浩涵者飾而為波為澄又有翠黛以都

雅之磊石以激蕩之遂使水之勝併歸江南其每為

之不平吾淮僻處楚尾吳頭之間而游觀者遂少未

嘗得邀文飾焉殆水之有隱德者耶近日名士多來

與翰林丘曙戒書

江南以山勝淮南以水勝水之勝在波在澄在曠在

遠源出於崑山遠也四顧極草樹曠也湛泊宕蕩雖

波而澄水至淮觀止矣天下溯洞庭具區者特因其

近名都邑爾都人士善文章近者飾而為遠荒者飾

而為曠險阻浩涵者飾而為波為澄又有翠黛以都

雅之磊石以激蕩之遂使水之勝併歸江南其每為

之不平吾淮僻處楚尾吳頭之間而游觀者遂少未

嘗得邀文飾焉殆水之有隱德者耶近日名士多來

吾土五百里之聚其在先生焉先生詩日益富遊日  
益遠獨吾淮未盡表章尊遠忽近拘方以內非其所  
望於先生也某近頗知從方外遊遂得曠觀吾淮不  
敢不以聞四某亦嘗以味  
絕妙一篇淮水記寓言十九將通候寒溫套語掃  
迹抹殆盡至某購立矣天下斷無以其言者其  
數感出於夏山致也四商林草樹動也某亦嘗以味  
天南以山湖華南以水湖木之類其言亦宜其  
與商林且湖華書

與丘教官書

在延得豫章延平兩先生集極爲快心回省卽發梓  
梓竣卽印寄也蔡西山先生集於延留意訪之乃知  
尚有全集昔杜司李已得一部而去近時劔津人家  
無有能藏之者且其後裔都在建陽其集須在建寧  
購之劔津必不可得也尚煩留意尋覓亦必發梓梓  
竣亦必印寄未必非樂事也嗟嗟當今日而表章理  
學未可多向他人言也文公先生祠已將告示寄姚  
司李矣此所切切不忘也勸士七言古風前議刊於

茲之雅意也。雖人言事文公表主輔以錄告示若然

夢亦必昭濟未必非樂事也。聖聖當今日而表尊聖

細之嚴敷必不似。雖出尚微留意尊宜亦必發精神

且亦猶難之沐且其鮮齋滯亦數則其業既在表寧

尚并全舉昔林同李月將一精而志汝其暇米入家

與山齋宮書



